

马年伊始，我市演艺集团所属的天然舞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推出了一台原创大型方言喜剧《甬上三家亲》，该剧讲叙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到世纪末，宁波城乡三户普通人家所经历的人生遭遇和命运，以这样长达几十年社会生活演变为视角来反映剧中的喜怒哀乐、荣衰胜败，并折射出我们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民生等方面的深刻变化与迅猛发展，这在宁波戏剧舞台上还是首次，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

《甬上三家亲》的剧本由王信厚与缪纪芳两位编剧合作撰写。王信厚是国家一级编剧，曾经创作过《秀才的婚事》、《风雨一家人》、《宁波大哥》以及《风雨祠堂》等一系列优秀剧目，缪纪芳是长期活跃在我市业余戏剧领域里的金牌编剧，曾有一系列滑稽戏与小品搬上群众文化舞台，这两位编剧携手合作，真谓之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把一出内容沉重，处处充满着苦难的年代剧写得风趣幽默，笑点不断，借用一句时髦的评语，就是

最近看到宁县实验幼儿园开设方言课的报道，心中涌起诸多感触。谁没有自己的家乡？谁没有家乡的方言？方言在承载和传播地域文化上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宁波话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遗产，在一千多年前是周朝的官话，宁波话中有许多古语，至今能在古汉语中找到出处，如我们看似陌生的“界”字，是方言中的常用词，意为“给与”，把“东西给他”，我们就说“东西界其”，《诗经》云：“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弗”在古文中意为“不要”，我们就说“弗其”，《韩非子·难势》中有“其人弗能应也。”而“其”是古文中最常用的人称、物主代词，宁波方言中我们不说“他”、“她”、“它”，而是以“其”相代，“莫”在古文中有“没有”、“不要”之义，我们常说“莫烦”、“莫弄”。

方言不仅是交流沟通的工具，也是家乡的代名词，是一种情感上的归属。有些微妙的情愫只有通过方言才能表达，家庭成员、亲戚、乡邻之间用方言交流本身就是一种亲昵的体现。回忆读大学时，新学年之初总有许多来自其他学校的同学找上门来，名曰“认老乡”，于是，小小的寝室便瓜分为几个小角落，窗边的是江西老表在说笑，中间的是东北老乡在唠嗑，门边的是宁波乡亲在讲闲话。听着熟悉的乡音，用不着多花时间，老乡们立即成了自己的“娘家人”。如果身处异国他乡，于茫茫人海中能邂逅讲同一种方言的乡亲，更是亲切。

记得上学前，从未接受过学前教育的我根本不知道除了方言外，还有其他语言。上学后，语文课上普通话成了唯一通用的语言。不过，在我们看来，普通话仅属于朗读课文的语言。在人口大幅迁移流动和混居的当下，普通话得到了极大的普及，现在即使上街买东西，倘若不会普通话，也是件麻烦的事，因为很多卖家都来自五湖四海。现在的孩子从幼儿园起，通过普通话接受各种教育；在家里，为了营造与学校一样的语言环境，父母尽量用普通话与他们进行交流；在公共场合，普遍使用的还是普通话。所以，现在的孩子不懂方言，是因为没有方言的语境。

家乡宁海的馆，常于闲暇时分霍地从我的脑海里跳出来，活色生香地“勾住”我，让我相思无限。

我家所在的西店位于宁海北部，在乡风习俗和语言特征上更靠近宁波、奉化。宁海的许多特色小吃，如麦饼、麦角筒、汤包、前童三宝等食物，在西店并不太流行。可我自从尝过这种食物后，竟从此迷上它，并经久难忘。

虽说现在食品极大丰富，可要吃上一口好吃的馆，却是不易的。

馆很难烹制吗？不，它不用炒、不用煎，用不着任何高厨的厨艺，只要放一锅水，再放些淀粉或面粉，在火的作用下，把掺在水里众多的馅食搅拌成薄薄的糊状，就是一锅美味的馆了。

然而，馅食的添放决定了馆的美味程度。宁海东西部如一市、桑洲等地的人，爱将菜叶、香干丝、虾皮、番薯粉面丝等食物放在一起，煮成风味独特的馆。

作为一种习俗，吃馆由来已久，甚至要追溯到明朝时期。这里面还藏有一个感人的故事。

相传明朝嘉靖四十年（1561年），倭寇大肆侵扰我东南沿海，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百姓深受其害。当时驻

“笑着向过去告别”。

大幕一拉开，呈现在观众眼前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三年困难时期，舞台上的中心事件是四只鸡蛋，从围绕着这四只鸡蛋开始，两位编剧写出了一场又一场的好戏。

该剧虽然有着宏大的时代背景，可着眼点却始终落在一群普普通通的小人物身上，描写他们的喜怒哀乐以及啼笑皆非的人生历程。剧中人的身份都很卑微，主要角色寿得得出场时只是一个刚分配到榨油厂里做工的学徒，他一生爱得要死的女同学张阿青刚去工商局工作。另一个主要角色马阿王是一个“摸六株”的乡下人，手头上连一张票证都没有。张阿青的父亲张火炬虽说在五金厂里造过火炬牌煤球炉，可在家里也只是配生煤球炉，是一个受气包，剧中最大的官儿也就是居委会主任水汪汪。这些小人物都无一例外地被裹挟进时代巨浪中，在“文革”中，他们因为各自地位与身份不同，有着不同的境遇和表

现，有的落难受苦，有的神气十足，有的因祸得福，有的一下子从天外飞来横祸，但是有一点没有改变，那就是小人物身上与生俱有的善良之心。如第一场戏中，寿得得偷蛋相亲，但当他得知失

【一种怀念】

特殊年代的温暖人情

——品味方言喜剧《甬上三家亲》

孙仰芳

血的产妇急需鸡蛋时，他又在旁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主动奉还。第二场“产房生子”中，马阿王动员妻子为“冤家”女儿喂奶。第三场戏里，昔日神气十足的水汪汪被造反派打成了“走资派”，她

在寿得得的协助下，从城里逃到了乡下福民村避难躲祸，不料却遇到了当年被她拒之门外拆散了儿女姻缘的马阿王。此刻，马阿王不但没有投井下石报复她，反而冒着风险，机警地以唱样板戏

“开放”戏中，也有一段催人泪下的情节：马阿王要到美国去继承遗产了，临走之前，他特意找到早已成为两家人的张阿青，执意要把自己乡下的宅基地以及几间老屋托付给对方，说是“收收罪过拿回去”，实是一番深厚的情义。如上所举，那些充满温情的片断在全剧中比比皆是，这也是《甬上三家亲》的价值所在。

这个戏的另一成功之处就是生动地塑造了“寿得得”这一平民形象，寿得得是一个仗义、执着、善良，却总容易被人误解的人。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寿得可爱”。他“人生班车，班班轧出”，但却无怨无悔，活得乐观自在。我们的社会正因为有大批“寿得得”这样的人存在，才显得那么和谐美好。当我们在笑声中向过去告别的时候，更能体会到今日幸福来之不易，更应珍惜当今的大好形势，祝愿今后时代的一趟趟班车再不会让寿得得们轧出。

寿得得的角色由甬剧名家沃幸康担

纲。沃幸康历来以扮相英俊，台风潇洒而驰名于甬剧舞台，可这次他在表演风格上进行了一次重大转型，把性格不羁、心地善良的寿得得演绎得栩栩如生，尤其是尾声中他大声喊出了“我情愿轧出”那一句台词时，这个每一趟班车都班班轧出的小人物更加使人感到亲切，可爱！著名甬剧演员陈安莉在该剧中也有上佳表演，她吐字清晰入耳，动作富有激情，把饰演的居委会主任水汪汪的“刀子嘴，豆腐心”表现得淋漓尽致，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甬上三家亲》还注入了一支戏剧新军，有享有较高知名度的宁波电视台“老娘舅”陈效邦和来自邮电系统的资深小品演员杨松，以及民营剧团的优秀演员张海波、舒一萍等人，他们一起聚集在甬剧团退休老导演应礼德的麾下，相互支持，共同努力，让每一个角色都闪烁出绚丽夺目的艺术之光。

一部好戏就是这样“炼”成的！

【语言趣谈】

方言的尴尬

蒋静波

如今，在我老家的闾门里，年轻人基本上搬出去了，剩下的只有3个老人，外来人员唱起了主角，回老家时，再也听不到当年邻居向我打招呼的乡音了，邻居嬷嬷告诉我：“本地话只能在屋里讲讲，别人（指占主角的外来人）听弗懂，其拉闲话我也听弗懂。”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比如在上海话的吴侬软语中，承载着上海人的精明、自傲，而杭州“官话”则体现着杭州人的干脆利落和自视清高的品性。同处一地的奉化话也如此，虽然说同样方言，若细经分辨，在个别发音上总有些许差别，比如靠近宁波的方桥话明显比江口话要糯，连说一个可怕的“死”字，都发成“嘻”音，方桥同学办起事来也比较稳妥缓和；岩头话带有很多滑音，说话像唱歌，十分悦耳，他们的个性也较为温柔；而大桥话则像一把铁榔头，许多江口话中的第一、二、三声的语调，大桥话发音则是第四声，如“老酒”、“扫帚”的发音，我们大都以第一声结尾，嘴吧成“O”型，大桥话非但来了个第四声，末了后咬住牙齿，把“酒”、“帚”紧锁在口中，以防漏气溜走，大桥同学个性也比较风风火火的。而莼湖话更将石骨铁硬发挥到了极致，莼湖的男人个个一言九鼎，个性耿直豪爽，莼湖女人心直口快，手麻脚利。

我十分享受故乡人用方言交谈的习惯，方言的魅力，故乡人才能得其中真味。在我看来，故乡人如果彼此用其他语言交流，本身就隔了一道无形的间隙。我问过许多中老年人，他们都对方言怀有一种深厚的情感，对它的日渐衰微感慨万千，无比惋惜。现在的孩子，已理解不了“乡音无改鬓毛衰”的感叹，故乡成了一个没有实体的虚指，乡土观念早已淡薄。我们在离世界近了的同时，离故乡却渐行渐远了。谁来拯救世代相承的方言？难道再过几十年，方言只能束之高阁，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朋友啊，无论你走向哪里，请你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故土，不要忘记自己的乡音。只要你出生或生活在这一片土地上，你的生命就烙上了这片热土的印记，你就得担负起传承这片土地上文明的责任。

防浙江的总兵戚继光亲自出征，到义乌、台州等地招兵编成水军。这支军队纪律严明，对百姓爱护备至，自己“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百姓尊敬地称其为“戚家军”。

那一年倭寇侵犯宁海南境，戚继光亲率主力日夜在县东白礁指挥追剿。时值初春，朔风凛冽，肚饥人困。穷苦百姓见子弟兵挨饿受冻，便勒紧裤带，省下口中粮，连夜把麦磨成粉，用菜叶搅拌成糊状，然后把这热气腾腾的馆送到战场，给将士们充饥御寒。将士们吃完馆，干劲倍添，士气大增，在戚继光带领下，一鼓作气，击败倭寇。这夜正好是正月十四夜，从此，宁海人民为了纪念这次历史性的战斗，以及表达对戚家军的热爱和敬仰，就在这一夜家家户户都吃起馆，这个风俗一直流传至今。

今年春节，我专程到前岙去吃了一回美名远扬的宁海馆。前岙是个小村子，我去的时候，正是午后时分，太阳还红通通地挂在天空，但村子里家家户户已拉开了架势，或在庭院，或在客厅放上了几乎和水缸一样大的容器，里面盛满了色彩斑斓的馆，用以招待四方来客。村子里的祠堂也人头攒动，火光映日，妇女们烧火的烧火，剁馅的剁

馅、掌勺的掌勺，场面之宏大，之忙碌，之火热，让人惊诧。

我在前岙的亲戚家小坐。亲戚是一对年逾古稀的老人，伯父姓刘，伯母姓林，我随先生的叫法分别称他们为刘爸爸，林妈妈。二老平时在城里生活，只

【甬上画坛】



世事遗痕 (水彩画)

林绍灵绘

春节期间还没有完全散去，马年的第一场雪就来了。那雪很薄，轻盈似柳絮，挟带着小雨丝，洋洋洒洒地飘然而下。

有邀约去天一阁赏梅，不由起了雅兴，兴冲冲地去了。余秋雨先生写过《风雨天一阁》的散文，不知道雪中的天一阁又是怎样的光景？是书香与梅香的弥漫，还是寂寞深处不知春？

正胡思乱想着，目的地到了。每次来这里，我总觉得天一阁面前那条栽满梧桐树的小道有着特别的含义，这条路一头连着喧嚣的现实，一尾是诗意的象征，简直就是两个世界的版本。

下车，站在天一阁门口，打望。

在这个雨雪交加的午后，天一阁是安静的，这是一种历经岁月沧桑后的平淡，无论世事如何变迁，它都不惊不诧。

撑着伞走进去，寻找那梅的踪迹。

东明草堂，一盏宫灯散发着柔和的光芒，屋里弥漫的气息来自于你的内心。即使是一本作为道具的书，你目光触及的仍是这座城市最隐秘的文脉。

墙角，有一株腊梅带着几分萧瑟孤立着，我已错过它最佳的花期。就像我已远逝的青春，再怎么追忆，也无法抵

达最初的芳华。此刻，花朵虽犹在，暗香却全无。也许，枝头上迟迟不肯凋零的，不是残花，而是对春的留恋。

抬起头，这纷纷扬扬的是雨还是雪呢？我有点分不清了。一扇已褪色的朱门关上又打开，有身穿艳丽服装的女子从此门走向彼门，或许她在寻找当年穿

【话说宁波】

踏雪寻梅天一阁

天涯

行这楼宇间的前人痕迹吧！青石板依旧，而世事早已几度风云。

天一阁是适合慢游的，那一亭一阁一花一叶一书一联，细品才能咂出其中的滋味。我是很迷恋月下弹琴抑或临窗读书的意境，遗憾现在人心浮躁，安静读书的时光越来越少。

站久了，忽想起我是来看梅的啊，不由加快了脚步。拐一道弯，进入一小院落，果然看到那一棵开满花的树。

“白雪红梅”这四个字就可以给人

无尽的想像，只是这雪还不够大，一副羞答答的模样，比起红梅的气势，似乎要矮了半截。想起《红楼梦》里那群小姐公子围着白雪红梅游戏的热闹场景，吟诗和吃烤肉居然可以一起进行，那是真正的雅俗共赏。宝玉被姐妹们罚向妙玉讨要一株红梅，我想那梅的颜色

就是这样，岁和年，很简单的两个字，竟然隐约着历法的变化。

简约地说，“岁”从夏历而来，“年”在农历和公历之中。与此相应，“元旦”也有变化。1912年中国采用公历之前，“元旦”指的是农历每个月（正月）的第一天，也就是大年初一，采用公历之后，“元旦”成了公历新年的第一天了。如今我们说的“元旦”便是公历的“元旦”。

就这样，岁和年，很简单的两个字，竟然隐约着历法的变化。这样才有下一次的念想。

红梅树下的草丛已渐渐积起了一层春雪，半透明状，而我想像中的白雪与红梅交融的情景终究没有出现。留一点遗憾也好，这样才会有下一次的念想。

“喝茶去。”

推开院落里一扇不起眼的小门，里面又是别有洞天，一间现代书斋，一位神似隐士的文化人正在电脑前敲打跟天一阁有关的文章。

坐下，讨一杯茶吃。

这场景，《红楼梦》里可有？不免又痴想起来。看书桌上一盆兰正含苞欲放，我又牵挂起雪中的那株红梅，如果这雪不停，明天她一定会越发的妖娆，与天一阁的书卷味一起，变成这座城市最风雅的藏品。

坐下来，泡一杯茶吃。

第一次祈盼雪下得大一些，再大一些，让我好好体味雪中红梅的风骨。那恣意怒放的生命，无惧风霜雪雨的勇气，令人不由自主地与这座古宅的主人范钦联想在一起。为了保护珍贵的藏品，他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以及防火、防水、防虫、防盗等各项措施。

“烟酒切忌登楼”、“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等等，从这些规定里可以感受到他对书的重视，其实这就是对文化的重视。在烽火连天的年代，有多少人为了保护天一阁藏书，为了一个民族文化的传承，费尽心思。“港通天下，书藏古今”，虽然我们总是喜欢把经济放在文化面前，但不可否认，有天一阁，实在是这座城市之幸。

红梅树下的草丛已渐渐积起了一层春雪，半透明状，而我想像中的白雪与红梅交融的情景终究没有出现。留一点遗憾也好，这样才会有下一次的念想。

“喝茶去。”

推开院落里一扇不起眼的小门，里面又是别有洞天，一间现代书斋，一位神似隐士的文化人正在电脑前敲打跟天一阁有关的文章。

坐下，讨一杯茶吃。

这场景，《红楼梦》里可有？不免又痴想起来。看书桌上一盆兰正含苞欲放，我又牵挂起雪中的那株红梅，如果这雪不停，明天她一定会越发的妖娆，与天一阁的书卷味一起，变成这座城市最风雅的藏品。

待客的妇女们客气极了，只要有客人近前，她们立马就盛一碗递过去，来客也毫不客气地捧了就吃，或站着或蹲着，有讲究的还用下勺子，更多的是端了碗筷热乎地沿着碗边一口一口的吞咽。

吃，在这里被简约为一种最朴素的行为，所有的礼仪、规矩都不在了，所有的客套都不用了，他们就是着意于这嘴里的口味，以及供奉这口味的浓浓的深情……

在这汹涌的人群中，我仿佛看见成千上万的戚家军被热情好客的村民们拥住，被热气腾腾的馆拥住，将村民们个个意气风发，精神振奋。我知道，这样的状态是足以打一场又一场胜仗的。

我看见如今火热的生活也被这热情的村民团团围住，被这热气腾腾的馆拥住，我知道，这样的生活的热情也是足以打一场又一场人生的胜仗、时代的胜仗的。

【乡土情怀】

相思宁海留

戴巧珍

在过年前后来这里小住。虽说平时在村子里有露面，但前前后后却像待自己家父母一样不停地往他们家送煮好的馆。家里有些好吃的，送一点给邻居，这是农村的一大特色，看着让人温暖。

林妈妈的厨房和餐厅里放满了邻居们送来的馆，自己也准备了六袋脸盆馆。推开门间的门，我惊呆了：五颜六色的馆被存放在脸盆里，像食品展览会一样充斥了房间的空地。

鲜有